

人类社会的发展,从远古到今天,真的一直遵循着螺旋式发展的规律吗?引发我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的,是一张纸——一份红底黑字、签订于1921年的“卖身契”,由石家庄大宗地契博物馆收藏并陈列着。

以前听说过“卖身契”,但没见过实物。在这份“卖身契”的左上角,贴有四枚河北井陘县出具的印花税票,可见这张“卖身契”是为当时法律所认可的。“卖身契”寥寥百字,大意如下:“主婚人梁某某,由媒妁先生之介绍……因年成不好,家中无有吃用,今将自己本妻情愿出卖与梁某为妻。今凭媒人作成,言明卖价大洋元六十五元正。其钱当日交足,同媒公过手不欠,空口无凭,立字为证。媒人某某 民国十年七月十五日”文字虽短,却读得人心惊肉跳。一同观展的友人说:民国时期,有卖妻子的,有卖儿女的,这样的事不少呢。友人的解释,合乎那个时代的法律与风俗。但是若对照人类的文明发展史来看,把人当作商品买卖的地域或者族群,离文明很遥远。胡适先生曾提出一个观点: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,只需考察三件事: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;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;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。

笔者从这张20世纪上半叶的“卖身契”,联想到敦煌石窟藏经洞里收藏、于一千多年后重见天日的“放妻书”。

“放妻书”,也叫“休书”,即今天人们所说的离婚证明。在敦煌出土文献中,共有十多项,其中以“赵宗敏谨立休放妻书”最为闻名。“盖说夫妻之缘,伉俪情深,恩深义重。论谈共被之因,幽怀合黍之欢。凡为夫妻之因,前世三生结缘,始配今生夫妇。夫妻相对,恰似鸳鸯,双飞并膝,花颜共坐;两德之美,恩爱极重,二体一心。”“三载结缘,则夫相和;三年有怨,则来仇隙。若结缘不合,想是前世怨家,反目生怨,故来相对。妻则一言数口,夫则反目生嫌。似猫鼠相憎,如狼羊一处。既以二心不同,难归一意,快会及诸亲,以求一别,物色书之,各还本道。”“愿妻娘子相离之后,重梳蝉鬓,美扫娥眉,巧逞窈窕之姿,选聘高官之主,弄影庭前,美效琴瑟合韵之态。解怨释结,更莫相憎;一别两宽,各生欢喜。三年衣粮,便献柔仪。伏愿娘子千秋万岁。某某 于某年某月某日某乡谨立此书”

夫妻是缘,缘分尽了,散就散吧。男女离婚时,大多水火不容、怒目相向,而这份“放妻书”则是好聚好散,没有你死我活的诅咒,反倒祝愿妻子打扮得漂漂亮亮,早日觅得富贵佳偶。对离婚后的女方,男方不但负担了未来的三年衣粮,并且一次性付清。

“一别两宽,各生欢喜”,语气温柔,遣词风雅,有着今人难以企及的文艺范儿;最后“伏愿娘子千秋万岁”,更是令人忍俊不禁。

这份“放妻书”,让人窥见唐代男女之间的平等与尊重,与那份“卖身契”一对照,更令人感慨……近20年来,“国学”兴起,有所谓的“女德班”提出了奇葩的主张,女人要“打不还手,骂不还口,逆来顺受,绝不离婚”。这是进步,还是退步?答案不言自明。

去年十月,中国台湾地区一位流行歌手迎娶了比自己大14岁的经纪人姐姐。在婚礼现场,主持人张小燕女士为他们证婚时,真诚地说:“你爱她,我们都知道。但我想告诉你,结婚以后,你要用她喜欢的方式来爱。”

这句“用她喜欢的方式来爱”,几乎适用于世间所有结婚成家的男人。“用她/他喜欢的方式来爱”,这句话的使用范围,绝不仅限于爱情、婚姻、家庭,甚至可以套用到教育、公司经营、行政管理等社会范畴中。

时近“七夕”,中国传统节日中的“情人节”,愿读到此文善男子、善女人,能领悟一个道理:爱一个人,不是把对方困在你的世界里,而是让他/她在你的帮助下能够自由地追寻自己的梦想,成为更好的自己。

1939年的那个清晨,父亲瞒着祖母,将家中仅有的一亩地换作一匹战马,头也不回地奔向抗日的洪流。我父亲在家叫颜炳修,参军时改名董纪曾。此后的岁月里,他的手便再未离开过枪——在敌占区的暗巷里穿梭,于游击区的山林间拼杀。可当硝烟散尽,他又默默解甲归田,仿佛那些浴血的过往,不过是一场大梦。

父亲这般执拗的性情,似也遗传给了我。我是1942年参加抗日,改名董丕呈。我先后参加过济南战役、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、上海战役、抗美援朝二次战役,战争结束后,我满心想的,不过是回到乡间,守着几分薄田,过些安宁日子。于是在干部部闲住的三个月里,我日日盼着返乡的许可。一位曾在炮兵团叱咤风云的老上级,却将我拦住了。他的话语掷地有声:“小颜!上海需要军转干部,你是党员,当听从组织安排。”最终我留在了上海,进了公安局,将归乡的念头,深埋进心底。

一说起太和里,总有数不尽的情景一幕幕地映入眼帘,总有舍不得的情怀由内而外自然流露。

重庆中路24弄的太和里,约建于20世纪初,是典型的上海石库门房子,有着独特的建筑历史和弄堂文化。从重庆中路上看太和里,弄堂口正面过街楼的上方横梁正中刻有“太和里”三个“馆阁体”大字。进入太和里,从平面上看是由一条由东向西的大弄堂及六条支弄堂组成,石库门房屋分别是东西向或南北向。东西走向有四横排35个门牌号,南北走向有两竖排30个门牌号。

我家所在的太和里40号的后门是进大弄堂由东向西通过第二个过街楼走到底,再左转至东西走向的石库门第二排到底的第二个门牌号,住在底楼前客堂及后间。我父母1950年搬到太和里居住直至先后八十多岁去世。我家客堂间门外的天井,经常用来晒衣被,挂吊物品等,父亲退休后就在天井养些花草植物。我从出生到成家后外住,在太和里居住了整整三十年。

太和里是闹中取静的老弄堂。出弄堂往南就直面上海妇女用品商店,走几百步即到闻名全国的淮海中路商业街,从弄堂口出来朝北走百把米就是金陵西路,左转弯走七八分钟到达连云路,那里就是出名的“新城隍庙”。平

星星极美,美在个体璀璨夺目,美在“醉后不知天在水,满船清梦压星河”的如梦如幻;星空极美,美在整体合而为一,美在“众星罗列夜明深,岩点孤灯月未沉”的星罗棋布。于是,我也在夜色中守候,怀着与许多人相似的心情,等待着流星一片来。

若说观星,城市与乡野,俨然两个世界。一个是明亮的大荧屏,周围如昼的光亮,遮挡了星星的璀璨;一个是漆黑的幕布,暗色的天幕是影片呈



蝶儿双双 (插画) PP殿下

记忆的时针拨回到儿时,七七事变后,太行山上的烽火,烧得正旺,乡间到处流传少年英雄智斗敌人的故事。那时的我,不过是滨县妇救会的一个儿童团长,却也被卷入了时代的浪潮。

在城东七区的张家集,百姓总说这是个风水宝地——前有朱侯把门,后有任马相随。这话倒也不假,因着这地势,鬼子汉奸轻易不敢来犯。可我与儿童团的伙伴们,偏要去招惹那“不敢来”的敌人。

正月,是马家坊村的儿童团长,我们常挤在他家的土炕上,一边啃着硬得硌牙的窝头,一边唠嗑。说着说着,便说起张家集的鬼子为何不敢出来扫荡,大抵是怕县大队设埋伏吧。正月忽地来了兴致:“小颜,咱俩用王滨局长给你的手枪,去干掉张家集站岗的鬼子!”我慌忙摆手拒绝,五发子弹,那是自卫的命根子,岂可轻易浪费?思忖片刻,我提议用炮仗吓唬鬼子,正月拍手称快,仿佛已瞧见鬼子狼狽逃窜的模样。

第二天天未亮,我们便偷偷出了村。正月将三个大炮仗揣进兜,我则擦着火柴与香头。沿着抗日沟前行,露水浸透了布鞋,寒意直往骨头里钻。约莫走了一个时辰,终于望见张家集的岗哨。我猫着腰,歪头打量,见那岗哨不过百米之遥,且处一转弯处,正是动手的好地方。

点燃香头的瞬间,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将香头递给正月时,竟发觉他的手也在微微颤抖。炮仗“乒乒乓乓”炸响,两个敌兵吓得趴在地上,扯着嗓子大喊:“土八路来了!”紧接着,枪声大作,子弹擦着沟顶飞过,惊起一群寒鸦。我们哪敢停留,转身便跑,身后的机枪声、小炮声,似要将天地都震碎。躲藏在抗日沟里,听着远处的枪炮

声,我才后知后觉地害怕起来。这祸,怕是闯大了!待一切归于平静,我们灰溜溜地回村,迎面撞上受惊的老乡。他们瞧着我们慌忙的模样,只叹一句:“不用问了,又是儿童团惹的祸……”

如今想来,那时的我们,虽不知天高地厚,却也有着一股子无畏的劲儿。当年,我家乡各村的青少年多数自觉走上抗日之路,为了保护抗日家属的安全,在组织的同意下大家改名换姓。在那敌强我弱的岁月里,危险与磨难如影随形,可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,竟都未曾有过退缩之意。儿童团的我们,在风雨中奔跑,在冰雪里放哨,用稚嫩的肩膀,扛起了属于自己的责任。那些枪炮声里的童年记忆,早已化作生命的底色,永远镌刻在灵魂深处。

是经过反复验算、调试才得来的“最佳比例”,是捕捉流星轨迹的密钥。电脑上接,屏幕亮起蓝色频谱。这一端,是无声涌动的数据之海;另一端,是头顶那片浩瀚、古老的夜空。它们之间仿佛达成某种神秘的约定。天是看不见流星的天,可仪器却替我们听见了星光路过的声音。我不禁想,古人的等待,是全然地交付于天;而我们这一代,却试图以科技为媒,与宇宙展开一场对话。更愿意亲手创造相遇的可能。这种创造,有时比流星更珍贵。

“春山烟欲收,天澹星稀小。”夜渐渐深了,人渐渐散了,但是那一刻的执着与惊喜,却长久地亮在心底。我们等的或许不只是流星,更是那一段追星而去、用心相迎的时光——以这样的热望,迎得人生的流星一片来。

梦寐太和里

沈骏

日里从家后门出来向北走过27号前门再向前穿过小弄堂是金陵西路,过了27号前门后,左转走穿过杨家弄就是一条东西向的弹硌路,再朝北走是巨鹿路,朝南走就是长乐路,我读小学是在巨鹿路第一小学,读中学是在长乐中学,因此,从弄堂转弄堂再到路口,熟门熟路,九年就学时光留下深深的年少时的脚印。

太和里,弄堂的早晨拉开了一天的序幕。天蒙蒙亮,每家每户门口就已摆满一只只马桶(或痰盂罐)。环卫工人拉着一辆装有黑色箱子的车在弄堂里穿梭,到每家门口来等倒马桶。倒完马桶之后,各家都会用竹签子做成的“马桶刷”来刷,为了洗净污垢,马桶里都会放入几十颗毛蚶壳,马桶刷带着毛蚶壳的旋转,顿时响起了特有的洗刷响声,太和里有近400户人家,这种声音此起彼伏,颇像弄堂清晨特有的“音响”。同时,只见各家各户又在用火柴燃烧少许旧纸头放进炉门,引燃柴片,再由柴片点燃煤球炉。过程中要快速地挥扇扇子,一股股风冲进炉子,随即一缕缕浓烟升起,煤球烧红了,生煤球炉也就好了。在秋、冬季,常常在煤球炉底部出煤灰的地方放几只生



山芋,等放学回来就能吃上香喷喷的烘山芋了。

太和里6号底客堂间及天井是居委会办公用的地方。平时经常看到户籍警或居委干部进出走访居民家的身影,经常听到公共电话站阿姨传呼某家的喊叫声,经常遇到小商小贩背着工具箱吆喝着“削刀磨剪刀”“卖棉花糖”“爆炒米花呵”“卖黄泥螺噢”……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商贩进弄堂卖小吃,如冬季下午弄堂口有卖面粉浆和白萝卜丝加葱花做的油墩子,晚上有柴火馄饨,现买现吃,味道特别诱人。

大弄堂口常年摆放着各种各样“小人书”的摊头,付几分钱就可就地或租回家阅读。弄堂里谁家婚丧喜事,邻里都会帮忙。谁家有了儿子、女儿轧男女朋友上门时,邻居会不约而同地观望,像是弄堂夹道式的集体过目。街坊邻里关系密切,互帮互助,就是有时为一些生活琐事吵架之类的,也会有其他邻居及时劝阻促和。冬季天气寒冷、气候干燥,每家每户都会门窗紧闭,到了晚上里弄干部就弄堂内巡查,他们边走边摇着铃地叫喊“火烛小心,注意防火”。所有这些体现了老上海弄堂里的市井风情,也似乎是给曾

居住过的人时常回放的记忆。那些年,课余时间常在弄堂里和邻居小朋友一起玩,跳绳、放“小风筝”、踢毽子、斗蟋蟀、翻跟头、搭积木、剪纸贴花、弹玻璃弹珠、架起左小腿“斗鸡”、用扑克牌抢算“24点”,下象棋或军棋及“四国大战”、用粉笔在地上画线“跳格子”……真是五花八门,别出心裁,嬉戏欢闹,充满童趣快乐。这些简易、独特和多样的游戏,是少年记忆中深刻的弄堂文化。

夏季酷暑,没有空调,连电风扇也只是少数人家才有,对大多数居民来说是难熬的大热天。白天不时传来“木拖板”的踢踏声、好多人家饲养着“叫蛴蛴”的发出声和“奶油雪糕赤豆棒冰”的吆喝声。傍晚,弄堂有各家摆出的活络台子吃夜饭,有拿出竹椅、躺椅、板床、竹榻和矮凳等乘凉。居民手拿蒲花扇不停地摇扇着,也有用自来水冲冷水澡……

太和里弄堂生活的底色和邻里关系,是因石库门房子而着色,也因石库门房子而形成和睦相处的风景线。石库门弄堂浓浓的烟火气,影响了几代人的生活习惯和人际交往。相信这也是沪上所有石库门里弄的一个缩影。

我从石库门里走出来,太和里是我人生起始出发的弄里,也是见证我成长的为家庭和社会尽职的弄堂。

星河流转,七夕滋味

王丽娜

“维天有汉,监亦有光。跂彼织女,终日七襄。虽则七襄,不成报章。皖彼牵牛,不以服箱。”这大概是古人关于牛郎织女最早的诗词记录吧。随着七夕故事的流传,牛郎织女的爱情在我们的记忆中越发出曲折浪漫、动人心弦。星河流转,虽然他们“盈盈一水间,脉脉不得语”,但终究“金风玉露一相逢,便胜却人间无数”。七夕,是我们对于浪漫的寄托,愿天上人间,占得欢娱,年年今夜。

古人的七夕,是慢慢的等待,在等待中分明蘸着拂晓的露水,写下带有墨香的诗词。少女在井台边比赛穿针,七彩丝线藏着“愿得一心人”的期许。吃葡萄要对着星空,想象牛郎织女踏云而来的脚步声。夜半时分,还想在葡萄架下听牛郎织女的悄悄话。对于小孩子而言,七夕是关于巧果滋味的记忆。从前,祖母把面团擀得薄如信纸,切成梭子形,再对折成一只小小的“鹊桥”,下锅炸得金黄。油香顺着门缝往外溢,左邻右舍知道这是七夕到了,巧手的祖母在做巧果。小囡交关开心,弄堂里分巧果的时候,还能吃到新鲜的西瓜、甜滋滋的糖藕,过节就是好日子。

现代人的七夕,早不是葡萄架下听私语的古典浪漫。它是藏在二维码、快递单、表情包里的心意。电商平台的“七夕专区”弹出“最后两小时折扣”,商场里的餐厅里推出各种“七夕限定”的套餐。人们用外卖软件订巧果,用转账备注说情话,无人机在夜空拼出比银河更亮的“我爱你”。浪漫变得快捷,像手机支付时的“滴”声,瞬间完成,却也瞬间漫进柴米油盐。

古人分巧果,如今分奶茶。唐代的少女以同心结表明心意,当代的年轻人则在朋友圈发“愿余生多指教”。从前是银河相隔,一年一会;现在是异地恋的高铁票,是视频通话里的“我想你”,是跨越千里的那句牵挂。

七夕,从来不只是一句话,而是一整座城的温柔——外滩的香槟塔、石库门的桂花蜜、米其林的黑松露,都在同一天夜里。今古同对一轮月,同过一个七夕。不管何时,眷恋的是万家灯火,有盏灯、有个人在等着晚归的你,是享受一粥一饭的平凡,是共同读一本书的时光。在七夕,藏在眼神里的温柔,藏着“想和你一起”的心意,从来都一样。

路上不断有和我一般大的孩子加入队伍。歇脚时,我就教他们认字。请看明日专栏。

星河流转,七夕滋味

星河流转,七夕滋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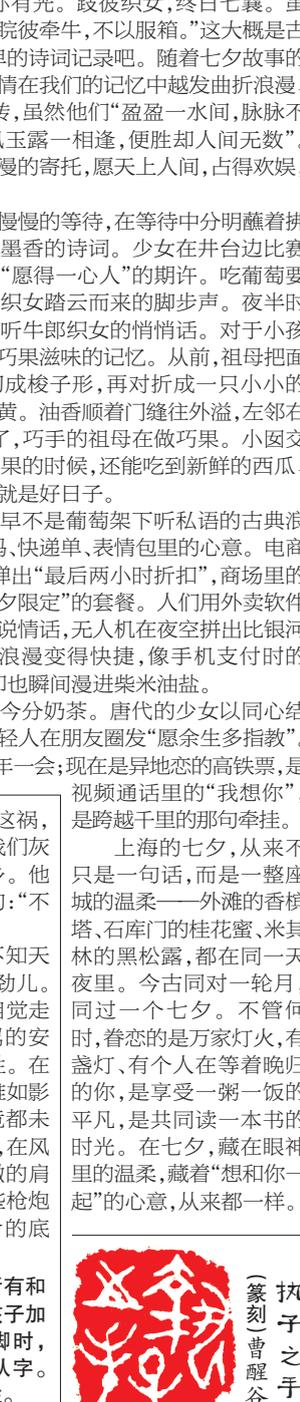
星河流转,七夕滋味

星河流转,七夕滋味

十日谈

亲历抗战

责编:刘芳



（篆刻）曹醒谷